

洪珏慧 著

HONGYU
HUI

危机纪年

CRISIS
CHRONOLOGY

不仅是奇幻，不仅是冒险
这是一个在极端环境中**关于生存、成长**的故事
动人的是**亲情、友情和爱情**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I747J
3485

危机纪年

洪珏慧 著

HONGYU
HUI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危机纪年 / 洪钰慧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5.11

ISBN 978-7-201-09665-0

I. ①危… II. ①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18187号

危机纪年

著 者: 洪钰慧

出 版 人: 黄 沛

责任编辑: 刘子伯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6开 印张: 17 字数: 190 千

印 刷: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1-09665-0

定 价: 32.80 元

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: 300051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Contents

目 录

第一部	行走危境	《1
第二部	凤凰学院	《101
尾 声		《259
后 记		《263

第一部 行走危境



星纪年206年

火，全都是火。凶猛的火舌，在黑夜中蹿起，一瞬间就覆盖了天空和大地。

干劣的空气中，时有噼啪燃烧的声响。所有的房屋，树木和残存的生命，都在血红的火魔吞噬下，渐渐消失。

玉儿的眼中，除了金红色的大火，什么也看不到了。弥漫的烧灼里，只有恐惧在生长。“快醒醒，玉儿！快跑，着火了！”丹霞一把拉起玉儿，噩梦突然惊醒，爆炸声隐隐传来。

朦胧的光线里，一个披散头发的身影闯进来，一把抓住玉儿。

“快穿好衣服，马上离开这里。霞儿，拿好背包，跟紧我！”沈姑妈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屋外，寒冷黑暗。三人刚走到村口，一声巨响，火光冲天而起。

“快蹲下！”姑妈伸开臂膀护住两个孩子。

山脚下的整座小城陷入一片火海。

当时安洲，战火四起，从中心的大城市到偏远的乡村，都不能幸免。

不同民族，不同国家之间，经常发生混战。同一尚国之中，不同的城市，帮派，家族之间，也是血战纷争，连绵不断。

持续几十年的战争，致使田地荒芜，百业萧条，人口凋零，百姓无家可归。

“我爸妈呢？啥时来接我们？”丹霞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，想起父母就在山下的小城里。

“我们要去哪儿？伯伯在哪儿？”玉儿声音发抖，泪光在黑暗中一闪一闪。

“别吵！北族人打进来了。你们看到了，那是北族人的炮弹。怕不怕？山村不安全，再不走你们两个小姑娘都得死。”连哄带吓，姑妈拉着两个女孩朝着远离火光的方向走。

黎明时分，刚拐过山脚，前面小路上一群游魂步履蹒跚。姑妈拉住孩子，悄声躲进草丛。

“大叔！”玉儿跳起来，一眼发现那不是游魂，是城里的街坊。

“谁，谁在那里？噢，是你们啊！你们还活着！”

“你们是丰安城里出来的吗？情况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沈医师，有水吗？先给我水，我就讲。”

身上混着血迹黑灰的大叔一把抢过沈医师手里的水瓶，一口气喝下大半瓶，呛得连连咳嗽，透一口气，声音沙哑。

“留在城里的人都组织起来，和军人一起死守。整整十天，前几天北族人没能攻进来。

“后来北族人来了法师，特厉害，用魔法，整个城市烧成了火海。他们堵住通道，没了粮食和水，我们守不住了。唉！第十一天，敌人打进了城里，我们就在街道路口建起障碍，在楼顶阻击，和敌人死拼，直到现在。城里城外到处都是死人，北族人和我们的人叠在一起，堆在路面上，血流成河，太惨了。我们这十几个人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城里没有

活的尚族人了。城市全毁了……”

大叔垂下头，回避两个孩子晶莹的目光。

“叔叔，我爸妈呢？他们出来没？你见过他们没有？”

“沈伯父在哪儿啊？沈伯父——”玉儿朝着丰安的方向喊了一声，姑妈立刻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“玉儿，小声点儿，你想把北族人引来吗？”

“沈大哥，真是好样的！他带头领着我们打北族人，杀死了很多敌人。我的命是他救的，可他没能活下来，嫂子特别勇敢，和敌人同归于尽了。”后面两句语气低落，近乎耳语。

“不会的，伯伯不会死的，伯母一定会来接我们的！你骗人！”玉儿不依不饶，抓住大叔的手摇晃。

“嘭”的一声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。丹霞的行李落在了地上，没人去捡。

两个孩子慢慢蹲坐在泥地上，世界突然崩塌了。黎明的光线照不到她们，周围只有黑暗，恐惧和绝望。

时间停滞，姑妈失神地捡起地上的背包，突然随手扔掉包，大手轻轻拥住两个女孩，喃喃说着：“别哭，别哭了。”自己却是泪水决堤，三人相拥而泣。

时光似乎过了一个世纪，玉儿哭得全身发软。透过泪水，迷茫的世界外有人递过来一只水瓶，水瓶在发抖、愧疚、哀伤，好像害死沈原夫妇的不是北族人，而是大叔。

天色渐亮，沈洁姑妈开始担心北族人会发现这一小群幸存者，赶紧杀绝。没有时间哀悼逝者，现在她是两个孩子生存唯一的依靠。抹了抹眼泪，沈洁一左一右牵住丹霞和玉儿冰凉的小手，强迫自己迈开脚和大叔的队伍一起赶路。陆续有难民加入这支队伍，沉默的人们达成共识，尽量沿着山脚的小路走，好躲开北族人。

玉儿有时像小鹿一样奔跑，她看到大人们拖着脚走着，一个婴儿蜷缩在

年轻妈妈的怀里，老人歇在路边的石块上。她飞越过早春沾着露水的青草，飞越过大大小小的石块，飞越过无数的台阶，山坡小路，然后突然站住，回头一望，霞姐就在身后，姑妈在人群里喘着气让她慢点，小心北族人。

看到一个小镇时，沈洁计算着这是离开丰安的第三天。一条干枯的小河缠绕小镇，裸露的河沟漂浮着动物的尸体，臭味成了镇子的迎客标志。房子已经废弃，难民们砸开门，毫不手软，拿走能吃能用的一切。

“霞姐，看我找到了啥？”玉儿高兴地摊开手掌，一颗发霉的土豆立在掌心。

“啥呀！不就是土豆嘛！我还当你捡到了啥宝贝！看我找到了什么？”丹霞神奇地从背后伸出手，半瓶清洁的水泛着诱人的光。

“别叫了！快把东西收起来，别让人家抢走。”沈洁压低嗓门。

这天晚上，她们在空屋搭起地铺。屋外大风震动门窗，吱嘎嘎地响；屋内不知什么动物爬过，角落里发出不安的声响。玉儿累了，头埋进姑妈的怀里，不去看是不是可怕的大蜘蛛，一会儿就在黑暗中睡着了。

玉儿睡着的时候，旁边小屋里，那个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一夜没合眼。婴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没有奶，婴儿病得不轻。玉儿不知道小宝的父亲在哪儿，也许和伯伯他们一样都死了。当他们重新出发的时候，婴儿没了气息。

大叔是这群人的头，他挖了一个小小的坑，劝说女子把婴儿葬在这个小镇。绝望的母亲死活也不肯放下婴儿，抱着小孩冰凉的身体，想哭却没有泪。

玉儿和丹霞手拉着手，跟在姑妈壮实的身躯后面，像两只可怜的小鸟，还没学会飞翔。她们走在一个大城市的街道上。街坊大叔不见了身影，周围匆匆走过的行人陌生而冷漠。到处灰蒙蒙的，呼吸的空气里充塞沙尘。

路两边房屋紧紧关闭，楼房和低矮的小屋交互错落，看不到里面有没

有活人。沈洁在一个破旧的集市前停下脚步。有几个零星的摊位，不肯放弃生意。不一会儿，玉儿拿到几个硬邦邦的馒头，丹霞的包里塞进几支蜡烛和点火机。

“你们有零钱吗？”姑妈转向丹霞。

“我只有这个。”丹霞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一枚银币。

银币的光闪动，像蔬菜一样发蔫的摊主一下子来了精神。贪婪地伸手拿过银币，对着阳光查看，敲了敲，凑近耳朵听清脆的叮当声，懊恼地说：“看上去倒是真的，可我没这么多零钱换。你们沿这条路往前再走几百米，看到房子最大的那家，去那儿试试。”

馒头才咬了一口，姑妈不容分说拉起玉儿，催着丹霞就往前走。漂亮高大的两层楼房，黑漆的大门紧紧关着。敲门声焦急而克制，时间在流逝，就在沈洁没了耐心转身要走的时候，门开了一条缝。

“谁呀？你们找谁？”

玉儿立刻对着满脸皱纹的老爷爷露出甜甜的笑。丹霞手举得高高的，一枚银币在闪光。

“哦！换银币啊，不会是假的吧。我有好几年没见到银币了。”老人浑浊的双眼有了几丝清亮。“你们等等！”门还是只开了一条缝，老人慢吞吞走进房子里。

玉儿以为老人再也不出来了，老爷爷一手拿着一小袋零钱，一手拿着一袋包子，打开门和善地递给她们。

“你们是北边来的吧，听说北族人打得很凶。”

“嗯，丰安都是北族人了，我们逃到这里。请问火车站怎么走？”

玉儿饿极了，几口吞下了两只温热的包子，小摊上买的馒头和老爷爷的包子简直没法比。靠着包子的力量，三个人穿过整个城市，黄昏时分终于走到车站。轨道上停着最后一班列车，成群的难民涌向站台。

“玉儿别乱跑，丹霞看好妹妹，我去买票，你们跟紧了，千万别走散！”

列车黑乎乎的，车身很长。三人挤上列车，好不容易找到座位，车厢很脏，不过没人介意。

“什么车啊！一张票贵得要死，800元，要命啊！”姑妈沉着脸抱怨。

一阵咔嚓咔嚓的震动，列车开出了车站。两个女孩第一次坐列车，看到轨道边的房子会自动后退，远方的青山缓缓地向后移动，感觉特别新奇，盯着窗外，怎么也看不厌。太刺激了！玉儿觉得这可比她在山里奔跑带劲多了！

天黑了下来，轻微的摇晃中，列车上的人们昏昏欲睡。玉儿走过整节车厢，车厢里大多是难民，衣着灰暗，脸色疲惫挂满尘土。

沈洁累极了，头靠在座位上打起了盹，留着一分警醒关注两个孩子。丹霞没睡着，她让玉儿先睡，自己看着行李，最重要的是放在贴身衣袋里的银币，不容有失。车厢里没有灯，没人在晃动的车厢里点烛火，很快黑暗彻底地吞没了列车。

时间的流动没了概念。突然“咣当”一声巨响，列车缓缓停了下来，再也不动了。丹霞一下子惊醒，摸摸身上的钱还在，这才清醒。玉儿揉揉眼睛，依然睡意不浅。

外面天已大亮。沈洁猛地站起来，连声咒骂：“该死的列车！这啥地方啊！离终点站还有十几站呢！”

“下车下车！列车没燃料了，不开了！下车吧，动作快点，兴许还能赶上另一班车去南华！”列车员挥挥手，他的眼前像是一群嗡嗡乱撞的苍蝇，而不是满车的大活人。

“丹霞、玉儿，拿好自己的东西，下车！挤什么挤！”沈洁没好气地推开旁边拥挤的乘客，去拿行李。

下车后才知道这是一个临时停靠点，根本没有别的列车能上。丹霞背好自己的包，帮玉儿扶正后背上一个比人还大的包。丹霞十三岁，玉儿才十岁，她们是最乖巧的女孩。虽然很饿，看看姑妈的脸色，没敢开口。

铁道线向着南方的天际延伸，三人孤单地沿着铁轨走。太阳快要从天边掉下去时，每个人又饿又累，希望中的列车还没出现。

北边视线尽头隐隐有灰色的小点。

“看！车，是列车吗？姑妈！”玉儿年纪小，眼最尖，蹦跳着迎上去。

“小心，别靠近！”沈洁一把扯住玉儿。

车站不大，候车的难民却多，上百的人，没人维持秩序，一看列车来了，蜂拥而上。

“你们先上去！我就在后面！”沈姑妈顾不上礼节，奋力推开身边的男子，挤出一个小小的空间。

丹霞和玉儿灵活地钻进车厢，拿着车票还没落座，咦，姑妈呢？

“姑妈！”

“姑妈！我们在这里，你在哪儿啊？”

突然一阵震动，玉儿差点摔在地上。列车开动了！女孩的喊声淹没在列车的噪声里，孤单无助。



两周前，丰安还没有陷落，便成地狱。天空阴暗，笼罩着战争的阴云。

大人们神情严肃，心事重重。气氛让人窒息，玉儿出奇的安静。丹霞本来就不多话，晚饭后帮妈妈擦拭桌子，点上烛灯。

烛火不安地跳动。玉儿听话地坐到沈原身边，依偎着沈伯伯。沈原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。

“明天一大早，姑妈就会来接你们到山里去。北族人的军队正在攻打省城，情况不大好，你们去暂时躲几天。”

“伯伯，你们不去山里吗？山里有很多木耳蘑菇。”玉儿经常去附近的大山里玩，熟得很。

“妈，你们不和我们一起去吗？”丹霞有点紧张。

“嗯，你们只是暂时去几天，打退了北族人，就接你们回来。玉儿，伯伯知道你胆大，别乱跑，听姑妈的话，跟紧姐姐，一定要记住啊！”沈原对两个孩子笑了笑，温暖得如冬天里的暖阳。

“霞儿，妈妈很快会接你们回来。自己一定要小心啊！”沈伯母眼眶里热泪滚动，她背过身子，用手擦了擦，没让两个孩子看见。

丹霞看见了，假装什么也没发生。

“来，孩子们，一起使劲，推开大橱啦！”

“啊？伯伯，后面有啥宝贝吗？”

四个人喊着“一二三”，沉重的大橱一点点挪开，红色斑驳的砖墙露了出来。

沈原拿小刀利索地撬开几块砖，墙洞中，藏着一个小小的皮包，二十多枚闪着微光的银币神秘地躺在皮包里。

“这些钱是别人的资助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是不能用的。你们姐妹俩，一人拿一半，等会儿让你妈妈给你们藏在衣服里。必须节省着用，别浪费啊。”

两个孩子一遍又一遍数着银币，对着烛光照，视线再也不肯离开。这天晚上，姐妹俩睡不着，抱着缝进贴身衣袋里的银币，说着悄悄话，直到黎明才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一直到天亮。丹霞突然醒了，眨眨眼，意识到自己屁股下不是家里温暖的木床，而是又脏又冷又硬的地板，晃动的列车车厢。她立刻站起来，下意识地摸摸银币还在，看了看玉儿好好的，还在瞌睡。

单调的景物起了变化。铁轨悬空了，列车枯燥的“咔嚓咔嚓”声变得空洞。连绵的大山没了，浑浊的江水泛着波浪，大桥横架天堑。

“过江啦！过江啦！”

“玉儿，我们过江啦！这是跨江大桥！这桥好长！对岸还没看到！”

两个孩子兴奋地站起来，脸贴着车窗，指指点点，暂时忘了姑妈失散的恐慌。

太阳西斜，列车到了终点。

她们跟着人流走下车，玉儿不死心回头寻找姑妈。丹霞在人群里东张西望，以为会出现奇迹。也许姑妈只是在另一节车厢，要不就是上了另一辆列车，这时也和她们一样拼命找寻她们。说不定，过一会儿，长发披肩，高大壮实的身影就会从人群里突然冒出来，尖声叫着，“小娃，死哪去啦！找你们找得要死啦！”

想着扑哧一笑，然而人群渐渐走散，站台里只剩下两个弱小的身影，再也没人笑得出来。

“霞姐。”玉儿拉了拉丹霞的衣服，话说了半截。

丹霞转过身，搂住玉儿的肩，艰难地决定，跟上最后一批人走下站台。

“南华”的标志牌冷冰冰地竖立在夕阳中。姑妈说过，南华城是南方的一个大城市，这里有亲戚，正是她们长途旅行的目的地。

有亲戚？丹霞一边走，心里暗自盘算。要是能找到亲戚就好了，什么都不必担心了！亲戚叫什么？住啥地方？拼命回想，思绪却碰到了悬崖，断线了。

她们跟随人流走进市中心。丰安远在两千里外，北方的战火一点没有影响此地的繁华。一条弯弯的河流在路上忽隐忽现，枯瘦的浊水漂浮着毒藻脏物。河边生长着树木，营养不良，在春天里顽强地抽出新叶。

玉儿好奇地张开手抱住粗粗的树干，丹霞合抱上去，惊喜地仰望阳光下绿色发亮的枝叶。在北方小城丰安，哪里有这样的树木啊！那里的山上只有光秃秃的岩石和干裂的泥土，长出来的小草东倒西歪的。

丹霞头疼的是，市区里道路宽阔，十字路口一会儿就有一个。人流穿梭，各种稀奇古怪的车辆疯狂地飞奔。她拉紧玉儿的手，生怕一眨眼妹妹就会不见。

各种商店排列在街道两边，橱窗里摆设着和真人一样大的模特，有的赤裸身体，丹霞瞧了一眼，赶紧转移视线，脸上泛起红晕。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？大商店门口，小贩摆开地摊，向路过的行人叫卖廉价的衣服首饰，集市上飘来食物诱人的香味。

“霞姐，我饿了。”玉儿咽了咽口水，肚子咕咕叫着在抗议。

上午吃的那点饼干早消化了，现在已是黄昏。丹霞迅速瞄了一遍街边各种小吃店，大饭店不用看，两人根本不敢进。一家路边的面食铺，热气

腾腾的面条既好吃又不贵。饿得慌了，面条端上来，两人都是没几口就吞下了一大碗。玉儿吃完手一擦，倒弄得一脸的黑灰和油渍。

“看看你，脏死了，哈哈！”丹霞看着花猫一样的玉儿，情不自禁笑起来。

一个穿着漂亮羊毛衣裙的女孩优雅地牵着爸爸的手从店门口走过，瞅了她们一眼，撇撇嘴，“爸爸，这里有两个要饭的，真脏！”丹霞瞬间收起了笑容，掏出手帕递给玉儿。

没有姑妈，没有熟人，没有人管她们是死是活，两个女孩在这个陌生冷漠的大城市里怎么生存？丹霞鼻子一酸，真想哭出来，可是看看身边的玉儿，眼泪硬是憋了回去。

天黑的时候，她们找了一家小旅店，先住一晚再说。走廊和房间阴暗狭小，一股怪味聚在里面，无处可去。床单脏兮兮的，天知道是什么东西留在上面。丹霞和玉儿没什么好挑的，她们要面对的不是一动就会响的床，而是远要比这些更可怕的……

玉儿睡着前想问问霞姐明天去哪儿，姑妈会不会来找她们，头挨到枕头，还没问出来，意识就已陷入深渊。

“把衣服脱掉，跪下，还不听话，打死你！”

“不要，饶了我吧，不要啊，求求你们，让我走吧！疼，好疼啊！”

“哈哈！犯贱的娘子头，谁让你不好好服侍！”

丰安城，沈原家附近，三位贵族少爷，得意地笑着。九岁的女佣小桔被逼跪在泥里，外衣散落在地上。裸露的手臂和腿上，好几处青肿，胳膊上流着血。

“住手，放开她，你们凭什么这样对她！”玉儿在院子外面玩，没想到看到这么一幕，一把推开那个正在踹小桔的男孩，拉起小桔，护在自己身后。

三位少爷看到又来了一个清瘦的女孩子，比他们都小，穿着不起眼的旧衣服，一看就不是贵族出身。哪里放在眼里，哄笑起来，“要你多管闲事！快让开！再不让开，连你一起打！”

玉儿回头轻声对小桔说：“快跑，快离开这里！”

“不行呀，要跑，你和我一起跑吧！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！”小桔恐惧地拉着玉儿。

“嘿嘿，你不是沈家的小姑娘吗？从来没听说沈原有侄女，你不会是人家的私生女吧？”年纪比玉儿略大，颇为自负的男孩不怀好意地抬头看了看玉儿。

“你说什么！私……你胡说！”玉儿没受过这样的委屈，狠狠地瞪了男孩一眼，回过头，“小桔，快跑，这里我挡着！”

“不行呀，要跑，你和我一起跑吧！他们不会放过你的！”小桔恐惧地拉着玉儿。三个男孩逼近过来，小桔转身跑开了。

三个男孩围住了玉儿，手脚齐用，每一下都如重锤砸在玉儿身上。

转瞬间，天空突然暗了。玉儿的眼中仿佛射出了愤怒的火焰，空气都凝结了。“不要！不要打了！”一声尖叫刺破了空气。

那三个男孩，先是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接着双手抱住头，疼痛和恐惧一起袭来，身上的力气在几秒钟之内流失。嘲笑玉儿的男孩先反应过来。

“妖怪呀！快跑吧！”一边转身没命地跑了，另两个男孩愣了一会儿，跟着跑得无影无踪。

等到小桔带着人回来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平静的阳光洒在空地上，似乎什么也没发生。

第二天，三位衣服华丽，气势汹汹的贵族带着他们的小少爷走进沈原家。

“沈原，你那个侄女在哪儿？快点交出来！她差点害死了我们的儿子。”

“对，那是个妖女，捆起来，用鞭子狠狠地抽死她！不能让她再害人！”

“把她吊起来，直接用火烧死她！沈原，你不会想包庇一个小妖女吧！”